



清明,记一场霖澜

市四中八(8)班 陈永

雨霖霖,清明是忆人的时节。

还是雨天的春晨。门口榆树的春芽尚且翠嫩,却被风雨打湿,不由得略显发蔫。窗侧刻着 厚重仁德 的青花风铃,无助地摇曳着。清明的雨总是以她的谎言,勾起愁思。

总是忆起,那棵常绿的松树。

我仍凝视着窗外,东方的窗外。我喜欢这种触觉,喜欢触摸雨的谎言。青花风铃是爷爷亲手做的。松树常青,也是他栽的。

您怎么了?母亲细腻地发现了我的异常。

迎着淅沥的雨声,我没有回答。想他了?她继续问。随着春雨铺陈开的,是爷爷的脸庞。尽管知道这仅为幻象,仍不免唏嘘一番。

雨澜澜,清明的雨告相思。细密的雨帘是沉醉的低语,叙说着一场梦幻。风铃轻晃,背面 儒雅端庄 四字也历历出现在眼前。看看那棵常青松吧。母亲拍了拍我的肩头。

阳台另一侧,有一盆小常青松,绿了六年,从未改变。花盆上写有 亦蠢亦聋亦懒,爱山爱水爱玩。如清明的雨,我愣住了。

爷爷新笔。

做人就要学习雨,有些东西想起了,也要极快地忘却。

似风铃的低语。

雨霖霖,清明自有一番境况。

轻轻取下风铃,用洁净的素丝手帕包好,缓缓放入收纳盒中,收起永恒的思念。

我转身离开阳台,总有人能记住这一场霖澜。

清明·折柳·思故人

市三中八(9)班 应宜彤

凡来坐住 故人已逝 我愿折柳寄哀思。

题记

清明,雨淅淅沥沥地下着。雨落青泥,溅湿了行人的衣角,伞下的我望着细雨纷纷的故土,惘然惆怅。清冽的雨滴落在黑瓦白墙上,化作一缕缕愁思缠绕在人们的心间。

一进奶奶家的老屋,浓郁的青团香气立即扑鼻而来。来来来,趁热吃几个青团。奶奶招呼着我,捧着一大盘青团向我走来。一小块一小块深绿的糯米团,让我感觉到了家乡的亲切。小心拾起一个个青团,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,软嫩的糯米,咸香的馅料,醇香的豆沙,立刻在味蕾中跳跃。我不得不得想到:在古时,寒食节禁火,聪慧的劳动人民发明了青团这种美食,既不违反当时的规定,也能解馋。

行走在雨中,雨雾迷茫,柳垂河畔。伴着清烟寒风,抬头仰望,河畔的柳枝经过了一夜细雨的洗礼,显得格外清澈明朗,仿佛获得了新生。不知不觉间,已经走到了爷爷的墓前,爸爸拿着锄头,清除沉积已久的青苔和杂草。不禁回想起儿时,爷爷一字一句地教我读古诗习字。每当读到 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 时,爷爷便望着那遥不可及的天空,沉思许久。我问爷爷:爷爷,你在想什么呢?爷爷笑而不答,只是一遍一遍地教我念着古诗。而今,爷爷已经逝去,我也已经长大。回望着沧桑的历史长河,回想起爷爷的音容笑貌,我仿佛明白了那是爷爷对先人的思念以及对生死的释然。我拾起扫帚,慢慢地清理着青泥。在烟雾缭绕中,我轻轻捧起一小杯泥土,好像触摸到了爷爷的温暖。我们缓缓起身,爸爸妈妈都一副凝重的神态,而我不知不觉间早已没了先前的怅然,也许,爷爷不希望我们因为他的离开而伤心难过,他希望我们能像他一样,微笑面对生离死别。

返程路上,我轻轻折了一小枝杨柳,任清新的空气和杨柳那淡淡的香气萦绕在指尖。天晴了,乌云散去,太阳出来了,我们朝着太阳的方向向家走去。

笑谈花开花落,浮浮沉沉,长路漫漫,唯愿带着先人的寄托和祝愿向阳而生。

你那边一定震耳欲聋,如果思念有声音,



山高路远寄相思

●大溪二中七(7)班 赵悦彤

亲爱的外婆:

您还好吗?

往年的清明我会随着妈妈去看望您,今年疫情阻隔了我们的路,您在另外一个世界还好吗?

与您相识是在13年前的11月30日,从此,我们之间的故事便有了开头。

还记得您每天接送我上放学,会轻轻地牵起我的手,领我过马路。偶尔,您会带我到附近的公园摘朵小粉花,别在我的耳边,哄我:别拿下来宝贝,这样多好看,多符合一个女孩子的气质啊!然后按下拍照键。我曾天真地以为,您会一直陪伴我,记录下我成长的每一个美好瞬间。终究,是我天真了。

我还没吃到五岁的生日蛋糕,却等来您生病的消息。

在河南的一条高速公路旁的小村庄里,窄小的房间里塞满了东西,靠在墙角的,有一辆生了锈的自行车,还有一排深红色的木头抽屉。房子的中间,摆了一个类似屏风的半遮挡物,它挡住的是您的床。您占据了我儿时不少的回忆,而回忆里有一部分是您躺在家里的床上,一部分是您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还有一小部分是您躺在一个四方的小小木头盒子里。

您生病的那段时间,天公总是不作美,每当我放学回家横冲直撞闯进您的房间时,窗户总是只能投进一丝微弱的光。这丝光很小,小到连您的脸都照不到。我趴在您的床前,紧紧地拉住您

的手。您很少给我回应,妞妞,回来了啊,这简单的六个字,从您的牙缝里慢慢挤出,久到如同一个世纪。那时的我,对您的行为,费解极了。而现在,我全懂了。但是,您又到哪里去了呢?

记忆中,您的房间总弥漫着一股浓烈的中药味儿,那味道充斥着我的鼻腔,连脑袋都带些眩晕。我曾经告诉妈妈,那味道真难闻。没过几天,那股难闻的气味渐渐消散了。我又问妈妈,妈妈眼角闪着晶光:那些药用不上了。我竟天真地以为是您的病好了。

那年冬天,零散的几片雪花落在大地上,而您永远离开了人间。

我觉得您是舍不得我,舍不得妈妈、舅舅和外公的。如果您还怀念着人间,牵挂着外公,那么,就请像小说中说的魂灵一样,悄悄地再来看看我们吧。外公从您走后,每天都努力给自己添点事做,要么去田里种玉米,要么去亲戚家遛狗吃饭。我也见过您走后,他孤独的背影与哽咽的样子。那间小屋尘封许久,几年前我回去过,一切都是您走前的模样,可唯独少了您。现在的床铺仍是崭新的,没有积一粒灰尘。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得知,在您走后,外公经常一个人在那床上度过一个又一个难过的夜。

又逢清明,不思量,自难忘。远在几百公里外的您还好吗?我依然记得您亲切的脸庞,可我此时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紧握住您的手了。愿天堂没有苦痛,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对您最好的祝福了,一定要幸福!

您的彤彤
2022清明

口香糖和太公

市三中七(3)班 蔡芝萱

我爱吃口香糖。咀嚼出的味道,散着一抹空敞的清凉,而后渐渐觉出涩味。如今,我未像儿时那样急急吐掉,而是再嚼上良久,再回想起记忆里那尘封的人和事。

太公的房子很大,却没有任何装修。童年时每每进去,便会有一种幽室般空敞的清凉。屋子里东西不多,让我常常觉得无聊,太公便总是 奉命 随我出去转悠。说是转悠,其实是逛小店罢了。

太公话不多,一路上总是半蹙着眉,微闭着干涩的双唇,颌首似在冥思着,不太常与我唠嗑。只是有时微微俯下身子,压低音调,用食指指着小店轻轻对我说:走,我们快到了。而我走得很快,太公还未到,我便已抓好了几包口香糖。似乎每次只买这个,太公徐徐点头,脸上浮现出淡淡的笑意,显得肃穆又矜持。他掏出几张零钱,也没与店主多聊些什么,便又领着我走了。那店主却十分亲和,常咧开嘴嘻嘻笑着:哎呀,又被太公带着来买口

香糖呀。太公每每打断:来做客。于是闲话没多说,我拎着一袋口香糖兀自欢快地跑走,而太公不紧不慢地在他后边跟着,背着手,从不让我消失在他视野之中。每次,这就是我与太公相处最长的时间,就这几分钟。

其余时间我更不与他搭话,仿佛他只是我得到口香糖的工具罢了。

然而口香糖总是吃不完的,我便总将剩下的口香糖强塞给他。他遍布皱纹的脸上没多大变化,只转动混沌的眼珠子,缓缓地说:你自己吃啊。吃不完吗?我 嗯 一声,他略显犹豫地用粗糙的手接过,微蹙着眉盯着这新奇的物事,随后徐徐塞入口中。一切都表现得那么平静,他紧闭着那没有几颗牙的嘴,缄默不语。

后来太公去世了,去得很突然。我含着他给的口香糖,静静注视着椅子下摆放的一双布鞋,幻想着他还在时的样子,特别是含着口香糖的模样。

童年往事就像一条口香糖,回首初时清甜,嚼久却满是苦涩,一如那难与太公再见的遗憾。